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六十八回 歸桑梓建祠睦族 離磬澗傳道稱師

三緘詢曰：「爾屬何方妖魔，敢與吾躬鬥法？」老熊曰：「吾乃野鹿山內一熊所修，已歷五百餘年，道未大成，飛升不得。今日無事，出洞閒遊，見得仙官臨茲地界，瑞光盤繞，吾心甚喜，意欲請入洞去，拜為師長，不料為法寶所束。望仙官休以異類見棄，願拜門牆，朝夕追隨，祈傳大道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性難馴，恐中途變更，枉費吾一番教誨。」老熊曰：「身生異類，傷何如之！既沐仙官恩膏，收為門徒，喜出望外矣，烏有變更之說乎！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吾釋爾起。自此，須將往日桀驁氣性，一概改除！」言已，收回縛子。老熊起，上前拜舞。三緘傳以入門之法，復為之取其名曰「斂心道人」。老熊得賜道號，重向三緘拜謝，並拜狐疑、紫光為道兄。一一拜畢，三緘曰：「吾欲歸里，不能攜爾同行。俟至西北雲遊，爾來隨之。爾歸，將師所傳，努力學習可也。」老熊曰：「師傳敢不急習！但不知吾師歸去，何日出遊？」三緘曰：「其期未可預定，總在半年以外焉。」言此，狐疑曰：「吾師歸鄉念切，可以行矣。至斂心道弟，心切追隨，宜不時訪之，不可自誤。」三緘於此，又向桑梓迤透前行。老熊送至十里程途，依依不捨。三緘曰：「斂心急歸，後會有時，毋庸遠送。」老熊不敢違令，復向三緘叩拜者三，然後灑淚而別。

三緘見老熊意摯情深，乃自歎曰：「物類尚且如斯，胡人類半多不及也！」狐疑曰：「人以不善而墜物胎，物胎既墜，常見人形而羨慕，故欲急轉人身。急力造之，以求脫此獸軀，而猶恐不得。吾不解世之以人身而甘墜獸類者，誠何心也！」紫光曰：「人墜獸類，非出自甘心也，皆為四害所迷，日以四害自樂然耳。」三緘曰：「二弟子所論，可為世之有人身者規之。」師徒在途，談論最多，不必盡述。

不知不覺，已近桑梓。偶遇二三鄉老，三緘假以外人，問及撫繼之子。鄉老曰：「三緘久已雲遊，未見歸里。其子善能居積，而今所置田疇，屈指計之，又四五處矣。」三緘暗自喜曰：「有子若斯，吾無他慮。然其承家有志，固屬佳兒，究不識心中尚有吾身否也。及至門外，見其子將已當年所編竹籬，加意培護，絲毫不改。三緘曰：「是子也，不惟承家可取，而且不改父風。雖屬螟蛉，親生不啻也。」師徒同人重門，犬吠數聲，宗繼出產視之，倏然驚曰：「吾父歸來耶？」欣喜之情，達於面目。三緘入室，宗繼忙呼妻子，繞堂拜舞。三緘一一詢及，方知已有三孫矣。宗繼問罷乃父行蹤，即命家人設筵宴父。

次日，又請族中老少，伯叔兄長，重整肴饌，陪父飲之。三緘曰：「今日族黨同臨，皆吾子邀飲而至。明日再治筵席，合族人俱請來家，吾有好言相敘。」族人諾，果於次日陸續俱到。

筵設後，三緘乃從容而言曰：「吾李氏一族，一脈源流，派衍支分，遠近異處。使不將族黨聯而收之，久則雖親亦疏，且由此而愈疏愈遠，必有以同姓而議婚配者矣。吾之今日邀飲吾家者，意欲聯我宗族，共建一祠。每歲春秋，同聚祠內，俾少長子弟，得以識認伯叔，凡婚喪往來，相愛相親，則先祖在冥冥之中，方欣喜吾族秩序分明不紊，罔有怨悞也。不識族中伯叔，以吾言為何如？」族人聞此，同聲答曰：「爾言固非不善，但貧乏者眾，建祠浩費，籌款甚難。況建一祠，每歲支消，又將何出？」三緘曰：「久知吾族貧乏者眾，建祠之舉，安能任之。吾家近年頗有餘資，想此餘資，何以獨有於吾，皆祖宗默佑所致也。吾若以此餘資而獨遺子孫，不從祖宗之身厚其祭祀，祖宗何貴有是孫子，孫子又何貴有是富乎？建祠一事，雖費用浩繁，吾獨任之。至於春秋祭掃，願捐膏腴百畝，以為時食之需焉。」族人喜曰：「爾能如此，族黨之幸，亦祖宗之幸也！」於是暢飲竟日，盡歡而散。

三緘當即購材擇地興工，日日經理，甫至半載，而祠已建成。繪素之餘，設筵餉族。族黨入祠周視，見其祠內祭所甚多，乃問之曰：「祠內設一祭所宜也，爾建之祠，何多如是？」三緘曰：「天子七廟，諸侯五廟，大夫三，士二，法制昭然。吾祠中只設三代。凡族黨內父母亡者，三年服闋，送主人祠。每歲春秋，吾族宗子統領合族，祭先祖於中堂。先祖祭餘，各房宗子，分祭各房昭穆於各之祭所，此祠制也。」族人又曰：「有此前龕足矣，何龕後復建有龕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前言二廟者，如庶人只供三代；三代以上，應祧入龕後，一祧一附，古禮之常。若無後龕，將前之神主安於何地？」族人曰：「此祠所建甚善，較之他祠，佈置遠過多矣。然祠已落成，祭日安在？」三緘曰：「吾以東莊一業，為祀先費用，今日將契付出。每歲收租存積，計春秋二祭所費外，尚有餘金，就於祠之兩廊，聘一明師，以教有造子弟。東脩多寡，祠內措辦，子弟日食，皆出百畝之中。必如是，而吾族文材乃能培植耳。」族人齊曰：「此舉更善，合族叨光矣。」三緘於此議二三公直族兄，管理百畝田疇，當將契紙交之，又將祠內條規，逐一議明，鐫石為記。合族欣喜，設宴在祠，以酬三緘。

三緘飲畢，歸於磬澗。是夜，夢得宗祖呼入祠內，笑而謂曰：「世人修道，多把倫常大事一概拋之。或入深山，置祭祀而不論。祖宗即有此孫子，孫子已早無祖宗也。如是修道，曾有幾人成真乎？獨爾也，首將宗祠遺留，繼將祭祀預備，終將支派秩序分明，以此修真，得其訣矣。願爾大道速成，為瓊樓仙子，俾九玄七祖同升極樂，孝莫大焉。」言罷，各賜三緘金花一對，曰：「吾孫今日以祖宗為重，他日子孫應有享天朝爵秩者。」三緘聆此，拜舞不止。久之，乃祖乃宗大笑而去。三緘方送出門外，為石絆足，一跌而蘇。

蘇來慨然歎曰：「祖宗靈爽，誰謂無憑。苟一敬之，魂即相附。世有棄祖宗而不顧，視族黨如仇讎者，其不見擯於祖宗也，鮮矣！」三緘自得此夢兆，安然無慮。屈指暗計，在家周旋，已十月有餘。時當梅放嶺頭，盡倫、盡性以及斂心道人、破迷、紫光，陸續俱至。三緘乃坐堂中，呼其子媳而告之曰：「吾兒承家有志，固屬堪誇。還宜善事多行，以培厚福。父今去後，不知歸自何年，所建宗祠，兒宜歲歲經理。至爾子孫輩，或耕或讀，切毋使彼曠乃厥志，游手好閒焉。父言不盡，父將行矣。」宗繼曰：「吾父出遊數載，始一歸來，胡弗在家受享清閒之福，俾兒得以事奉，稍盡孝思乎？」三緘曰：「人各有志，不可相強。父如徒享安逸，偌大家業，受用弗盡！而乃累月經年作千里之游，不辭況瘁者，皆為出死入生計耳！倘得圓滿功行，證乎仙品，上而九玄七祖天府同升，下而子孫祿雲可獲福祿。以一人之修造，而三善兼得，此父素志也。」宗繼聞言，無詞以對。

三緘次日又至祠內，設筵款族，而囑之曰：「凡我族黨，永宜和諧。富者宜提攜乎貧，貴者宜看顧乎賤。要知我而富貴，天何獨厚乎我？皆吾祖宗積德累仁，而發及之也。然祖宗之子孫多矣，而我獨當之，是祖宗又厚愛乎我也？非祖宗厚愛乎我，緣我素日行為，有以合乎祖宗之心，而乃得上天予以富貴。既得此富貴，當思富如何長享，貴如何不失。則必推我之富貴，以厚愛祖宗流傳之子孫，斯不負天以厚福予祖宗，而祖宗轉而予我也。立念如斯，富貴方永。至於宗祠一事，切不可暗懷私意。以族內人等，皆祖宗子孫也。且子孫內，有知愚賢否之不一，又不得以知愚賢否心分厚薄。何也？智者、賢者固為可愛，而愚者、否者更屬可憐。烏可歧而二之，而不待以一例乎？」

吾見世之不和族黨者，皆不以祖宗為念。弊其缺望之意，半起於富貴下凌乎貧賤，貧賤嫉妒乎富貴。即不然，或因厝墳墓於祖塚山間，相爭相奪之靡已。豈知天地之結一美穴也，原以待睦族敦宗、廣行善事之人，斷未有爭奪而能得者。況乎古今富貴之塚，所結者只有一穴。此穴為祖宗所厝，已發及子孫矣。爾即奪此山而厝之，曾見有能發者乎？吾言如是，願吾族毋犯此數病焉。」言訖，族黨皆曰：「兄弟子姪，謹稟斯言，世世相傳，不敢犯也。」三緘聞言而喜曰：「果能照此行之，吾族其必昌矣！」無何宴罷，三緘復向族人曰：「今日薄設筵席，實欲別辭族黨，又向異地遨遊。自此一行，歸與不歸，未可預定，即謂今日之別為永別也可。冀吾族黨，須將是祠永守勿替焉。」族黨聞之，有挽留在家受福者，有憐其奔走之勞者。三緘曰：「吾志已決，吾族不必為我心憂。」族黨知難留行，又於詰朝設筵祖餞。

三緘卜定吉日，率領紫光等向北而游。路途中切囑諸弟子曰：「韶光荏苒，歲月如流。吾道久未能成，茲將家族事務件件停妥，以與桑梓永別不返矣。爾等追隨步履，亦宜克修厥道，不可自失其時也。」狐疑聞得師言，與破迷、斂心同聲答曰：「吾等係異類，從師原欲成其真修，以作大羅仙客。望師從實指點，俾弟子道門早入。弟子之幸，亦吾師之恩！」言已，紫光與盡倫、盡性

曰：「弟子當年深入迷途，父母不知孝順，兄弟不知和睦。忽得吾師指示，如燈燃幽谷，照破迷團，又何異以物胎而初轉人類？所甚望者，師教頻加，使弟子玉液時餐，超凡入聖，則弟子恩銘肺腑，永不敢忘矣！」三緘曰：「指道在吾，勤習自爾。果作輟之心不起，自許大道之能成。況道在兩間，本無私也。得之者由於恒久弗怠，不能者由於習練無常。在道外人視之，以為道中有私，不知道之成不成，係乎心之堅不堅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師言金玉，弟子等佩服不忘！」剛言及此，條有四五人來自當頭。三緘視之，乃善成、護道、野馬及蛛龍、蛛虎也。見得三緘，悲喜交集。三緘亦不勝欵觀。然師徒重逢，一切離情，姑不必述。

且說文江河內，素有三妖，乃鯨魚修成。常化人形，坐於文江渡口。凡往來舟楫，時保護之。是三妖也，久為上天所喜。

三妖亦欲飛昇天府，奈無師承教訓，不知大道何自而入，故無日不在江岸尋訪高明。一日，三緘師徒來至文江過渡，三妖忽然回顧，望見三緘首現瑞光，心知是人身有大道，當即同起，揖而言曰：「道長奚自？」三緘曰：「雲遊之人，隨遇而安，焉有所自？」言尚未竟，三妖曰：「道長其來無自，其去諒有所之？」三緘曰：「乾坤到處是吾家，又何有定所。」三妖曰：「道長蹤跡，無異雲霞，隨行則行，隨止則止，知其心性，洞然無累矣。吾弟兄久居此岸，往來行人，日有數千，絕無好道之士，惟道長深得妙旨，乃能拋棄塵囂。如弗鄙吾等不才，願拜門牆，以求指示。」三緘曰：「吾道尚未深得，安敢為人師？」三妖曰：「吾聞傳道之人，原不分智愚賢否，即異類亦不棄絕，道長胡見鄙於吾兄弟哉？」三緘曰：「吾非不欲盡人而收為弟子，恐入門念切，久則以造道艱難，習至半途而頓改初心。吾之不樂收其徒者此也。」三妖曰：「師如收錄弟子，心堅若鐵，永無變更！」三緘曰：「見爾心切拜門，吾且收下。然爾等究係人類物類，須實為我告，毋誑片詞！」三妖曰：「吾兄弟皆文江鯨魚也。平素未害一命，此心此念，常懷護國佑民。師如弗信焉，訪諸左右居民可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果爾，吾概收之。」三妖拜舞後，三緘賜以道號：伯曰「人道」，仲曰「體道」，季曰「習道」。三妖喜不自勝，又向三緘拜舞，並拜諸道友畢，轉身入洞，將所有寶物，一概執定，然後追隨過江，直向北地而投。其地多風，罡氣甚勁。三緘師徒行行止止，已愈去愈遠矣。

有日行至普光山前，翹首望之，高聳可愛。是山四面皆江水圍繞，日光一出，倒映綠波，上下天光，幾迷山水之別。三緘喜甚，乃囑狐疑諸人向山而游，以觀佳境。狐疑等順從山腳緩緩向上。乃登峰頂，瞥見一觀挺立其間。近而視之，額題三字曰「衝雲閣」。師徒同入，目極閣內，中坐老道，左右年幼者，皆效其坐焉。三緘謂諸弟子曰：「此老道必深得道旨，而後師事者，乃如是之道也。」入閣良久，老道師徒乃下座中，陸續來見。三緘曰：「老道門下所從甚眾，諒必精凝氣聚，可以坐入胎嬰。吾等訪道來茲，不料得遇高明，求道有地矣。」老道曰：「吾道尚淺，還求遠遊道友指點二三。」是夜宿於閣內，老道款待甚豐，俟至夜靜時，各歸坐位。三緘偷視，人人挺睛努目，助氣有聲，已知為旁敷，而非正孰。因於次早詢之老道曰：「爾習此道多年？」老道曰：「已六十春秋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專於習道，飛升不待許久。老道何尚居人世，而未拔宅耶？」老道曰：「吾今而知道之難成，有如是也！」三緘不復與語。

晨餐後，暗於靜室中詢其首二步功夫，果入旁迂。三緘憐其習道有日，乃與詳解入門法則。老道貼服甚深，爰命門徒八人，同拜三緘為師。三緘從新與之改頭換面，稍習十餘日，進境迥別，遂留三緘在此，以為傳道之師云。